

海上

迷宫

==4==

長篇
社會
小說

海上迷宮



上海
出版局書局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

長篇社會
香豔小說

海上迷宮

(全書四冊) 定價銀四元

著作者 春 繭 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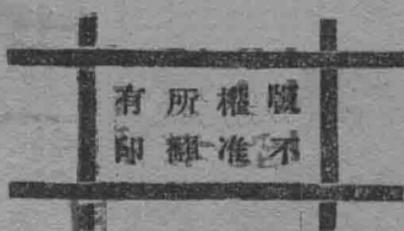
評點者 王 小 逸

繪圖者 胡 瘦 竹

出版者 滬 濱 書 局

發行者 滬 濱 書 局

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

總經售處 上海

英租界
交通路

民治書店

社會小說
漆上迷宮

著作者 春蘭生

第三十九回

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話說顧本立的夫人。因為嫁了多年。還沒有生下一男半女。所以心裏急得甚麼似的。求神問卜。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。也是合當有事。偏有個小姊妹來告訴他說。八仙橋地方。有個醫生。專會治婦人家不生子女的毛病。有許多女人嫁了十幾年。連屁也沒放過一個。經這位醫生三個手指往氣息上一搭。不到一年。便生下一個又白又胖的兒子來。也有女人家年紀已經六十多歲。月經都停止了。有

第三十九回

憂嗣續賢婦求醫

滅倫紀醜人作怪

春蘭生



二十年。經這位醫生一貼藥用下去。說也奇怪。那多年不來的月經。居然又會按月來潮起來。你說這事情奇也不奇。列位呀。上海是個五方雜處的社會。滑頭醫生自然容易存身。儘有許多醫生。登的廣告。發的傳單。上面說得天花亂墜。那知道他連湯頭歌訣都沒讀熟。便老着面皮掛起招牌來。橫豎俗語說得好。叫做藥醫不死病。反過來說。要是吃藥吃死了人。可以用一句死病無藥醫的話去抵制他。的。上海的醫生界裏。真是黑幕重重。顧本立的夫人。如何會明白這道理。他正在望子心切的當兒。這種無稽之談。自然往耳朵裏直鑽。當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問明了這醫生住處。一輛黃包車。逕自往八仙橋而來。及至走進弄堂一看。這弄堂又黑又髒。那牆壁上又被



一般黃包車夫和小工。隨意小便。澆得生了一重黃顏色的東西。又因爲這八仙橋鄰近小菜場。所以也可以算是衝煩疲難的所在。來來往往的人。一天也不知有多少萬。這班走路的人。有的剛在茶館裏出來。多喝了茶。小肚子裏不免發脹。有的又因爲打了一兩回野雞。傳染了白濁症。那生殖器。便好似沒有修理好的自來水龍頭般。只管的一搭的搭滴個不住。走路走急了。便一般的要找個地方來排洩。排洩這條弄堂。便成了個衆妙之門。一個剛掖好褲子去了。一個却又撩起前襟。握上來補缺。川流不息。直澆得那牆腳邊。雨淋水潦般。再也容納不住了。便逐漸把容納水量的區域擴充開去。後來索性一條弄堂完全成了臭鄉。終日濕漉漉的。簡直連腳都插不下去。



第三十九回 憂詞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四

那顧本立的夫人到了這個所在。望了一望。只叫得一聲苦。原來自己脚上。剛正在小花園買了一雙黑緞子綉紅花的新式鞋子來。穿上脚還不到三天。要是在這個弄堂裏踏上幾脚。眼見得兩塊錢是白花的了。所以站在街口。只管臉朝着這一片黃澄澄的澤國發呆。可是生兒子事大。踏躡一雙鞋子事小。自己已是從老遠的路跑得來了。萬不能爲小失大。入寶山空手而回的。主意打定。便硬着頭皮。一手掩住了鼻子。一手掖起了裙角。一脚一脚。只揀比較乾淨些的路走去。却也有許多排洩的人們。見有娘兒們走進這衙堂來了。他們不但不知道把這種見不得人的形狀。遮掩些兒。他們反而惟恐這娘兒們瞧不見。索性挺起了小肚子。一發好似救火會練習救火。



般把高度格外提了起來。還有幾個人。却只管用手搖個不住。水痕飛濺。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用意。顧本立的夫人。本來是懂得非禮勿視的。他生平從沒有瞧見過這種狼形的男子。只嚇得心頭突突的亂跳。事到其間。也是沒法。只得低着頭。只做沒有瞧見。便匆匆地捱身而過。好容易才找到了那醫生的住所。只見是一上一下的房子。天井裏。腳桶。馬桶。橫七豎八的擺着。六扇玻璃門窗。那玻璃在木匠把他裝置上去的辰光。曾經用抹布擦過一次之後。簡直就沒有第二次和抹布親近過。煙薰火炙。本來透明的。此刻却比糊了一重皮紙。還要覺得關防嚴密些。這玻璃門窗裏面。打橫放了一隻半桌。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穿短衣服的老頭兒。見了顧本立的夫人。便招



呼道。要看病。先在這裏掛號。顧本立的夫人。便問要多少錢。那老頭兒見這女太太是第一次光降。便架起老花眼鏡。向他打量了好一會。才回答道。診金一元。號金兩角。顧本立的夫人依言。在口袋裏掏出了一塊兩角錢來。給了那老頭兒。那老頭兒還怕這洋錢或者是夾銅的。所以在桌上丟了一丟。見一些破綻都沒有了。才放好在抽屜裏。擺一擺手。教顧本立夫人坐下。顧本立的夫人留心四下打量時。只見這客堂裏烏黑黑的。連一點陽氣也沒有。不覺把一個興緻。好似在冷水裏浸浸了一般。失望得甚麼似的。正在懊悔來得太鹵莽時。忽聽那老頭兒拉開他的破毛竹喉嚨喊道。有人看病啊。又聽得樓下彷彿有人嚶嚶似的答應了一聲。良久良久。才從樓梯上走



了一個人下來。只見這人一項瓜皮尖頂帽子。却有半頂合在眉毛上。探着一雙拖鞋。雙手却捧了一個水菸袋。那一雙袖口。鑲火在桌子上擦。所以油光漆膩。推了有四五分厚。簡直是光可鑑人咧。顧本立的夫人留心打量這人年紀時。見他比那老頭兒輕了不少。面貌却生得一般無二。誰也分別得出這二人是父子。只見這年紀輕些的人。繃着眉頭向顧本立的夫人望了一眼。便問道。是你看病嗎。顧本立的夫人點了點頭。心想這個大概算是醫生了。只見這醫生又問道。什麼病。顧本立的夫人見問。才把自己因為沒有生育過。急於要生下一男半女來。所以依着小姊妹的指點。來請你先生開個藥方的一番話說。了。這醫生見是要生兒子的。臉上這才有了些笑容。



把那手裏的水菘袋。拚命價抽了一口。滔滔汨汨。把自己專醫人家。不生子女的病。怎樣怎樣靈驗。那裏的女太太。吃了我的藥。一胎便生了個孳生子。那裏的少奶奶。吃了我的藥。到今年才只三年。便生了三個兒子。這一番丑表功表罷。果然把顧本立的夫人。說得有七八分相信了。這醫生究竟也是個老江湖了。知道顧本立的夫人。被自己一番說話。說得信仰心提起來了。便開條斧道。不過我這裏看。不生兒子的病。有個規矩。最好包給我看。我這裏有一服祖傳秘製的藥。只要拿去每天吃一頓。不出一月。包你得胎。百試百驗。可是我的藥。藥本很是昂貴。所以先要講明在先。一總要多少錢。先付一半。還有一半。可以等生下了兒女再來付的。顧本立的夫人道。但不知



要多少錢。請你先生說一個數目出來。我好忖量忖量。那醫生道。我這裏定例。生兒子的藥。每料大洋壹百塊。劃一不二價。顧本立的夫人道。要是不靈便怎樣。那醫生把頸子仰得高高的。笑了一笑道。我這個藥。百發百中。那有不靈之理。你要是不信。我可以立個保單。給你。如若半年以內。還不得胎時。你付的五十塊錢。我可以加倍奉還。不過你要是得了胎。還有五十塊錢。便該就來付訖。這醫生說得這般硬法。顧本立的夫人聽了。不由得心花怒放。把平常本來是精明強幹的。如今爲了養兒子的心太熱烈了些。也不暇考慮這醫生的話。有無破綻。只覺得現在有着這樣一個機會。倒不可錯過了。便道。但不知你先生這個價錢裏頭。能不能公道些兒。那個醫生躊躇了。



半响才說道也罷。念你路遠迢迢的跑得來。不能教你失望過去。我這裏索性大開方便之門。就讓了你一個八折罷。不過這是我特別優待你的。你却不可向旁人說。就叫做只此一遭。下不爲例。你若要還價時。我可沒有這空功夫來和你多費唇舌。恕不奉陪了。這醫生說着。又做出捧了水煙袋。要回到樓上去形狀。顧本立的夫人便急了起來。生怕得罪了這醫生。豈不把一個兒子犧牲掉。虧他急得臉漲通紅的說道。依你先生的話就是了。一面說。一面便從小皮包裏拿出四張十塊錢的鈔票來。交給了那醫生。那醫生點明白了。這鈔票數目不錯。才放下煙袋。把鈔票塞入自己口袋。又大聲分付那個掛號的老頭兒道。真是豈有此理。客人來了。茶也不倒一碗。那掛號



的老頭兒聽了這話。只得顛巍巍的站了起來。就在掛號的半桌上。檢起一只垢膩堆滿的茶杯來。胡亂把袖子抹了一抹。便想拿了去倒茶來。顧本立的夫人忙攔着道。茶倒不銷了。還是請你先生趕快把藥給了我。讓我好早些回去罷。那醫生聽了。便向那老頭兒吆喝道。既是這樣。茶便不必倒了。趕快把藥箱打了開來。檢一瓶婦科必孕丸。給這位太太。那老頭兒聽了。諾諾連聲。也不敢違拗一句。便真個開藥箱去了。顧本立的夫人不禁十分詫異。心想就面貌看來。兩人分明是父子。可是這兒子怎麼又把他的老子呼來喝去。當奴隸看待呢。當下再也忍耐不住。便問道。這位老人家是你先生何人。那醫生見問。臉上紅了一紅。道。這是我們家一個老奴才。真是貪吃懶



做撥一撥才動一動。我因爲念他在寒舍伺候多年。所以沒有把他攢出大門去。可是時常累得我生氣。真是生成的奴才脾氣。無論如何是改不掉的。醫生剛在說得十分得意的時候。那老頭兒檢到了藥瓶。抖抖的拿着。站在一旁。那醫生說甚麼奴才不奴才的話。他聽得清清楚楚。只見這老頭兒兩個眼眶裏。噙着一包眼淚。不住的把袖子拿來擦着。醫生便劈手把這藥瓶奪了過來。道。滾開去。這老頭兒才一面拭淚。一面趑開去了。顧本立的夫人。瞧這情形。胸中早已雪亮。可是別人家的家務事情。也不用自己去多管。只在醫生手裏接過藥瓶來。告辭着走了。在那臭氣薰天的衙堂裏。却也不敢停留。急急忙忙走出衙來。低頭看自己那雙新鞋子時。幸喜不曾濕透。便



雇了一輛黃包車回到家裏。依着醫生分付。果然把那丸藥。每天吃一頓起來。正是

漫言乞得嫦娥藥。其奈長離倩女魂。

欲知顧本立的夫人得胎與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。寫上海術堂裏小便處之污穢。誠淋漓盡致矣。中國人隨地小便之風。雖賢者亦復不免。西人有諺語曰。凡華人足迹所至。卽吐痰與小便所及之處。彼紐約市至隨路吐痰有禁。犯者須罰銀一圓。而中國人則并小便而不能禁。其文野程度之相去。抑何遠甚。

顧本立夫人求子心切。遍遇江湖醫生之行騙。喪財之不足。更



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

一四

繼之以喪命。作者於婦女望子心切。力深痛之。故用力描寫醫生虐待其父。蓋警告世人。不必墨守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之遺訓。生兒而不肖。固愈於不生也。惜夫顧本立夫人。親見醫生之虐待其父。而猶渴望有子。殊不知眼前妙諦。卽爲殷鑒。作者行文。心細如髮。於此等處見之。